



母亲与花

□杨玲红

母亲爱花，无论是出差、旅游还是回故乡，最喜欢去的便是鲜花盛开的地方。

母亲爱花，应缘于外婆。记得小时候每次随父母回故乡探亲，最喜欢住外婆家。那里除了有众多的表哥表姐，院外的老核桃树、老水井、可让竹叶小船远行的溪流，外婆家的花便是最大的吸引力。

那时每次回故乡都是夏季，外婆家的院子里盛开着各色的花。凤仙花、胭脂扣、月季、大丽花、天竺葵、风雨兰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它们布满院子的每个角落，甚至连猪圈的墙边也会有花朵在盛开，开得格外愉悦，格外鲜艳。

凤仙花会被表姐们细细捣碎加点盐，当作指甲油敷在指甲上；胭脂扣会被舅妈们拉出长长的花芯，挂在我们的耳朵上当耳环；大丽花、天竺葵花则被我和表姐们当成唱戏的道具，外婆和母亲便会坐在屋檐下，笑吟吟地看着我们。她们的笑也成了两朵花。

每次探亲假休完离开故乡时，除了大包小包的行李，必不可少的还有花苗。一大坨被黑色泥土呵护的花苗，除了对花儿绽放的期盼，还有对故乡的一份眷恋。

母亲善种花，经她的手种植的花都长得极茂盛，花也开得格外鲜艳。至今同学相聚，去过我家的同学都会说：“你母亲种的花太好看了。”碰见熟悉母亲的人也会说：“因为你母亲我才爱上了种花。”

外婆走时，正值初夏，到故乡奔丧回来的母亲除了一身的憔悴与疲惫，还有几株天竺葵。

种植天竺葵时，母亲没有像以往一样让我们参与，而是自己亲手将它们栽进几个精心挑选的花盆里。后来听舅舅们说，那些天竺葵是外婆当年特意给母亲扦插的，只等母亲回家探亲带回。只是还没等亲手交给母亲，外婆就走了。

外婆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母亲言语极少，空余时间多与花在一起。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天竺葵像是吃了生长素般，枝繁叶茂，花开似锦，这朵尚未凋谢，另一朵已绽开了花蕊，母亲的脸上也渐渐恢复了笑颜。

受母亲的影响，我和弟弟也喜欢养花，只是我们终究少了母亲的那份执着与耐心，养的花自然不能与母亲养的花媲美。

就拿天竺葵来说，母亲种植的天竺葵总是枝叶繁茂、花团锦簇的模样。而我种的天竺葵却是花枝瘦长，花叶稀疏。母亲来家一次就会说一次：“把自己喂得这么胖，怎么不把花也喂胖点呀。”我只能偷翻白眼、偷瘪嘴：“花是喂的吗？”

母亲养花很细心，什么时候需要施肥，施什么样的肥；什么时候需要换土，换什么样的土；什么时候扦插、修枝，扦插多少、怎么扦插，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平时的花生壳、核桃壳，日常余下的菜叶、果皮，甚至连鸡蛋壳在母亲手中都是最好的花土、花肥。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养花就如养孩子，除了爱，还要细心与耐心。”

母亲离开她所爱的花与人时，正值仲春。阳台上的花儿们仿佛已预知母亲即将离去，开得稀稀拉拉，花枝下也意外地铺着一层密密的黄叶。次年春天才恢复以往的繁茂。

前两年酷暑，母亲种下的天竺葵只余几枝瘦弱的花枝。原以为它们也会难逃枯萎的厄运，不料一场秋雨过后，它们却出人意料地重新焕发生机，并开出了几朵虽小、却赏心悦目的花。女儿说它们叫“花坚强”。

后来，我学着母亲的方法将这些经历过考验的“花坚强”们重新扦插、培育，如今的它们已成为花园里数量最多的花，也在友人的阳台上有一席之地。看着生机勃勃的它们，喜伤春悲秋的我似乎也明白了，花谢花落并不一定意味着是离去，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绽放。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理事)

踏青燕尾山

□许大立

春风拂煦，天色缥缈，忽接友人喻贵祥先生电约：“正是明前踏青时，去我老家燕尾山看看，如何？”余自然不胜欣喜，答曰“甚好甚好”。今春虽不算寒冷，但阴霾笼罩，少有晴日，体内阴气郁结，时时盼云开雾散，这来电有如一束晨阳，让我心绪即刻亮明。

贵祥先生在江津赫赫有名，上世纪80年代即投身改革开放大建设，其集团曾三次名列全市民营企业50强，为重庆诸多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乃江津率先行动起来先知先觉者。但我和他不熟，因为他在工地上奋力苦战之时，我已从江津中学调离，和他所在的领域毫无交集。我和他的联系来自一次江津老乡的聚会，来自他的长子喻春喜。

说起喻春喜，信息量就大了。这位百年名校江津中学的毕业生，弱冠之年即出国深造，赴英国摄政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苦读数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加入父亲的事业后，又别开蹊径做起了美食文化餐饮，他的“宽院子”系列餐饮品牌如今已在江津和主城多地成为标杆。如今的喻春喜不仅是市政协委员，还是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还被选为江津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对文学艺术事业也倍加关注。

也是孤陋寡闻，虽在江津混迹17年，却从未听闻燕尾山之名。春喜也曾偶尔言及珞璜老家的苦日子，但未详述，我也若耳旁风飘过。细问友朋，方知燕尾山乃云篆山之余脉。据文友袁先荣提供的资料，燕尾山是远古时期地陷运动中抬举起来的一座海拔600多米的无名山峦，山林中多有古老的野生茶树。秋冬季节，飞来群燕，采食茶果，消化其果肉，播种其果核，来年春天，林中更多了一些顽强生长的野生茶树，加之山形极似燕尾，故得名“燕尾山”。近代，同福村喻氏率村民改土建园，并有重庆农科院茶树研究所专家的改良培育，一座呼吸长江生态气息，土壤富含硒元素，最适宜茗茶生长的富硒茶山，便成为珞璜镇同福村的新地标。燕尾山实行一年只采一季春茶的耕作制度，茶树得到更好的恢复，且坚持不使用化肥农药和化

学生长剂，燕尾山的明前绿茶位列川东生态茗茶之前列。

原来喻总有心。踏春也好，转山也罢，只要阳光照射下，有明前茶做诱饵，天远路遥，我都愿奔劳前往。更何况主城去燕尾山不过一小时路程，城市大道，乡村公路，皆为通衢。喻氏老家同福村，就在城市边沿，乡村振兴做得出色，油化路直通山顶，几百亩茶园密布山脊之上，层峦叠嶂，甚为壮观。我们抵达喻氏旧居杨柳湾时，已有多位江津老乡落座，昔日同好，品茶之间，高谈阔论，虽古稀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兴致盎然。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目睹了农耕时代的农业大县变成了直辖市的工业大区和经济重镇。

杨柳湾住着喻氏一家七兄妹，喻贵祥排行老三。他个头不高，却聪明过人，是一个不愿意一辈子受穷的人。“不愿受穷，就得勤快，就得不怕吃苦，就得不满地奋斗。”这是喻贵祥十来岁的时候就说出来的颇有志气的话。高小毕业的喻贵祥，十六七岁便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他创业成功之后深知文化的重要性，遂将两个儿子春喜和春森都送往英国深造。所喜，两个儿子都学有所长，都获得博士学位，且都回国工作，归返桑梓，报效祖国。春喜作为前有简介，不再赘述；春森入职四川省委党校做副教授，还担任江津区决咨委专家。村民都说贵祥教子有方，杨柳湾飞出了金凤凰。

翠绿的新茶香气四溢，乡亲们谈兴不减。阳光下的燕尾山在喻氏旧居楼前展开两翼，令人遐思万端。是否有如翱翔的燕？有如一腾飞的凤？风水宝地，一门三杰，若不是1978年12月那次改变中国的大会，他们是不是还守着这块土地早起晚作，艰难地活着。如今他们成功了，又在反哺着养育过他们祖先的土地，这就是不忘初心。

我行走春天的茶垌里，思绪早已在九天之外。感恩生活，感恩时代！（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

追阳光

□王明学

倒春寒的尾声还在大地轻响，不经意间远方的太阳跳离山头，贴在灰蒙蒙的天空，明亮的阳光洒向大地。一缕阳光落在小区晨练的院坝，打完太极拳后大家相约：“走，去黄桷垭涂山湖喝茶晒太阳，享受阳光大补。”

初春时分，太阳才扯下羞涩的面纱贴在头顶的天幕上，温暖的阳光穿过楼群的缝隙落在街巷和小区的空地。像接到无声的命令，邻居们走出家门，穿过绿荫来到阳光照射的地方。这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在城市广场的弧形石梯坎上，有的闭目养神，有的三五成群斗地主……

一位坐轮椅的老人，也被推进了阳光里。穿红色防寒服的推人叫老林，常在电梯遇见他推着93岁的老母亲下楼散步。老林人缘好，退休快一年了，仍有单位的人借看望母亲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拜访，送来的火腿肉脯、牛肉干、羊奶粉、坚果、老腊肉等吃不完，于是常分给邻居们享用。有邻居客气气气接到，没人时又悄悄送给底楼的保洁工。一天，老林发现不久前送出的城口老腊肉和白市驿板鸭

竟挂在保洁房的墙角，问明情况后，干脆就把食品直接提给了保洁工。

保洁工有恩必报，家里大哥经营个体旅游服务，只要小区有人想去近郊景点玩耍，电话招呼一声，一辆舒适的轿车便会停到小区门口。若有像老林母亲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外出，车子还会开到楼下车库，方便老人上车。得益于，小区邻居集体参观了南山植物园、黄桷垭老街、老君洞、涂山寺等景区。当然，大家去得最多的还是涂山湖，因为那儿植被茂密、空气清新，还有纵横交错的休闲步道穿梭于荷塘之间，一派逸然景致。

平时，大家常喝茶、晒太阳的地方是黄桷垭文化旅游广场，茶馆老板是邻居朋友，听说我们要去，早就为大家安排好了位置。在此喝茶简直是一种享受：阳光下，你可闭目随想，让精神世界的花朵随意开放；也可观景赏情，让舞姿和音乐喂饱心田……（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谚语(组诗)

□梁云山

燕子低飞要落雨

父亲扶犁，母亲播种，妹妹扑蜻蜓
不远处的土屋前
抱着柴草的奶奶，在张望

燕子把炊烟和嘱咐送来
又把田间的信息带回去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那年种瓜和豆

还把奶奶，种到附近的土坡上
那年烟雨迷蒙，一点也不清明

六月不热，五谷不结

热有什么好怕
好怕的是五谷不结

晒黑有什么好怕
好怕的是黑了忽然变白

彪伯中暑从卫生院回来
拉开盖布，那曾经黑如锅底的脸
月光一般白

聚少成多，滴水成河

一家人，一族人，积十年
一个人，一场病，全掏空

一家人，一族人，再积十年
院落里，目光里，欢乐成河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还是喜欢回到从前
不开车，不坐高铁
从午后的迷糊里回去，循酒后的梦回去

到奶奶的皱纹里捉迷藏
在父母目光的照耀下
架起弹弓，打鸟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

游春

□余公

在桃花村最高处鸟瞰
三月才爬到半山腰

一群蝴蝶蜜蜂拦着不让走
一片闪光灯躲躲闪闪

我把希望超凡脱俗的肉身
隐藏在一棵桃树下
躲避赤裸裸的邪气入体

这棵特立独行的
三月不能到达的桃树
和我一样，始终想往高处走
(作者系三峡融媒体中心退休职工)

